



# 遊唱詩人

The Minstrel

吳世全 Shih-chuen WU

台北市立美術館聘任解說員

今年春節過後，國家戲劇院爲了紀念義大利歌劇大師威爾第(Giuseppe Verdi, 1813-1901)逝世百年，特地推出「威爾第歌劇節」，由來自波蘭國家歌劇院呈現大師一生的成名作〈納布果〉、成熟之作〈遊唱詩人〉以及經典之作〈阿依達〉。從佈景的製作到表演的陣容和其敬業的精神，不受票房的低迷、觀眾的冷清而影響他們專業的演出，尤其在女指揮伊娃·米琪妮(Ewa Michnik)的率領下，每一場的表演皆臻至完美的效果。特別是「遊唱詩人」劇中，那群吉普賽人以鐵砧敲打鐵器鏗鏘的聲音，至今仍不時在耳際響起，戲中藉由英勇騎士曼利戈(Manrico)詭譎的身分和淒美的愛情，來活現中世紀之騎士歌手——遊唱詩人的傳奇故事。

## 黑珍珠中的行吟者

紐約大都會美術館，收藏了一件大約西元前四九〇年希臘黑色長頸雙耳的酒甕，深沉的顏色中，吐露出剔透的光澤和溫潤的質地，彷彿如黑珍珠般地令人愛不釋手。尤其是酒甕上，繪有一位帶著齊特拉琴(Kithara)的遊唱詩人，其彈唱的神情，引人入勝(圖1)。詩人仰天吟唱，神情專注。修長的雙手隨著唱詞彈撥琴弦，一前一後，一高一低，彷彿正彈奏無比雋詠的天籟。衣服透過精

緻合適的長裙和流利的皺摺，將青年詩人衣下結實、美麗曲線的身材，淋漓盡致地呈現出來。裙襬隨其行走的姿態而搖動，顯得飄逸自在。肩膀披的圍巾，皆顯示主人翁自然、典雅與詩意的氣質。酒甕出現的所在地阿提卡(Attica)地區的青年詩人，也是希臘最早歌唱的合唱隊的作詞者。

這件被認爲是古希臘最繁榮的阿提卡地區(Attica)的一位畫家Berlin Painter之作品。細緻精準的線條，順暢的描繪出陶醉於琴音聲響中的詩人。人物的神態、手勢，飄逸的長裙，迎風飛舞的圍巾，以及衣裙下的右腿部位和精緻的齊特拉琴。藉由精美的條線創作出古希臘藝術中的絕美與感動。這段時期阿提卡的藝術家「對解剖產生興趣，加上來自對身體的觀察，因此人物上：眼睛仍然放在於頭部側面，畫出正面的耳朵、頭髮、鼻子等，在細節上則皆被形式化」。<sup>1</sup>

烏黑發亮的酒甕，其底層中隱約露出斑斕的朱紅色彩，這也是古希臘晚期的技巧與風格，顯然在瓶繪創作上有很大的進步和延伸，而深受大眾喜愛。因此從早期朱紅色的甕身、黑色圖像的製作，加以改進所形成黑色的甕身、朱紅色的圖像：「其風格剛好與早期的技術倒過來，瓶身覆以黑色的釉彩，剩下來的裝飾部分則保留陶土原有的顏色，細節用很獨特的浮雕線加上，有時



1  
阿提卡 赤陶  
約西元前490年  
高41.5公分  
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

也用白色和紫色的顏料。」<sup>2</sup>此法以相當鮮麗的色彩與寫實的筆調，表現出行吟詩人的優美姿態，使其特色已逐漸跨進古典時期之門檻。因此，「雅典瓶繪畫家到了世紀末，完全掌握住新興時代桌上精緻瓶器的市場，並能維繫兩百年之久」。<sup>3</sup>

## 行吟詩人・荷馬

「相傳十一世紀時，世局平靜，騎士們慢慢失去在戰場上贏得戰功彪炳和女士芳心的機會。」<sup>4</sup>而且，「由於受到以法國為中心興起的法國北部行吟詩人(Trouvere)和法國南部的行吟詩人(Troubadour)的影響，自十二世紀中葉起，轉而成為著名音樂詩人或南部行吟詩人」。<sup>5</sup>至於，「南方和北方的行吟詩人一般都不演唱自己的作品，每個詩人音樂家都有一個隨行的職業演員，稱作演藝員(Jongleur)。演藝員不是貴族，以現演技藝謀生，對象不只貴族，也包括較低階層的觀眾，這些人有的跟定一個貴族，隨著他從一個城堡遊

轉到另一個城堡，有的則是到處巡迴，在節慶和市集表演。演藝員的曲目中，很重要的一部叫〈史詩之歌〉(Chanson de geste)，是歌頌過往豐功偉績的史詩之作，其中又以〈羅蘭之歌〉(Song of Roland)最為膾炙人口……」<sup>6</sup>

在史詩中，我們最熟悉的遊唱詩人，是創作豐富、作品雋永且歷久彌新的盲眼詩人荷馬。一幅勒盧瓦爾(Leloir)創作的「行吟詩人—荷馬」作品(圖2)，描繪著古希臘盲眼詩人在愛奧尼亞的路邊，邊彈著齊特拉琴，邊吟唱著史詩—特洛伊的英雄。很多古代傳說遺聞，皆靠著吟唱的方式，透過脫口而出的音調旋律，和記憶著先人賢達、歷史偉績和風俗民情的典故，代代綿延地相傳下來。猶如台灣的陳達，隨著彈奏一把高亢清亮的月琴吟起「思想起」，唱出唐人渡海來台，輾路藍縷辛勤開墾，建立新家園—台灣的滄桑史話。荷馬兩部鉅著《奧德塞》與《伊利亞德》，皆是以自彈自唱方式，為世間留下如此珍貴的偉大史詩。

在勒盧瓦爾的畫裡，一座宏偉壯麗的希臘神廟前，在高聳的樹蔭下，兩眼空洞、銀髮白鬚的荷馬，正熟練地撥弄琴弦，隨著音調和節奏，一句一詞娓娓道盡神話英雄人物及城邦的興衰滅亡。動人的故事，引來了群眾紛紛聚集於四週，左有貴族淑媛，右有市井小民，不分階級圍繞於荷馬身旁，靜靜專注聆聽這詩人之歌。作品構圖的安排藉由這群雅典人好奇的眼神，強化了主人翁於畫裡的重要性。畫中人物的造型雖有不同身分的表徵，但每個人物都能詮釋出一份高雅尊貴的古典氣質。除此之外，作者對畫裡的光線，藉著陽光穿透樹蔭投影於人物身上，使得人物在光線的分布上呈一半亮、一則暗的效果，如此相互對照下，發揮了作品光影變化的趣味性。當然所有的焦距與中心點，全部聚集於明確造型、肢體語言豐富的荷馬身上，以突顯其為主題之處。整體清新、細緻，氣氛新穎有致。雖不知勒盧瓦爾其身分，何時之畫家，然卻能從其風格形式中，明顯看出他是一位標準的新古典主義者，而無庸置疑。

## 阿波羅・齊特拉琴

從黑酒壺上的行吟詩人到邊彈邊唱的盲眼詩人，兩人手持皆同樣的樂器，這種樂器是「古希臘最早的樂器——齊特拉琴，包括一個方形的木頭共鳴箱及兩個由木門連接的彎曲琴臂。…在希臘齊特拉琴變成阿波羅的象徵，在他手中代表了希臘協調和睦的理想，與古希臘酒神與戲劇神巴卡斯(或稱戴奧尼索斯Dionysus)所代表感性的奧洛斯(Aulos〔古希臘的雙管樂器〕)相對抗。」<sup>7</sup>在那布勒斯國立美術館也有一件「阿波羅演奏齊特拉琴」(圖3)的作品，大約繪於西元前四世紀，該圖像應亦是瓶繪之作。黑底朱紅的圖像，以黑線勾勒阿波羅彈撥琴弦之姿態，造型上，較酒壺的行吟詩人樸素，神情呆滯、線條樸拙、氛圍平淡。至於對樂器的描繪，阿波羅的齊特拉琴較為簡逸，而行吟詩人的琴則是精美，但荷馬擁有的卻偏於幾何形式，寬厚而笨重，樂器器身相對少了一份雅致。

隨著時間的遞嬗，藝術的風格亦隨之轉變，其中可讓我們對那陌生的古代樂器上有了大概的瞭解：神話中，阿波羅藉著齊特拉琴奏出和諧的理想境界；於阿提卡地區的行吟詩人，操持一份吟風弄月、名士風流之氣質，遊走一個又一個的城市，以齊特拉琴彈唱一首首美麗的詩篇與世俗詩歌；至於盲眼詩人荷馬，則以齊特拉琴為伴奏吟唱出一篇篇的曠世史詩。儘管樂器造型上稍有不同，且藝術在相異時空條件下，產生了多元的表現形式，但遊唱詩人的那份浪漫情懷，卻是千古傳唱，歷久彌新。■



2  
勒盧瓦爾 行吟詩人—荷馬 油畫 羅浮宮藏

### 《註釋》

- 1 大英視覺藝術百科全書(1988, 中文版), 142。台北：台灣大英百科公司。
- 2 同上註, 144。
- 3 同註1, 138。
- 4 黃寤蘭主編(1994)。西洋音樂百科全書(1)「中文國際版」—古典音樂源起(上), 29。台北：台灣麥克公司。
- 5 張弦等譯(1993)。西洋歌劇名作導覽(上冊), 335。台北：世界文物出版社。
- 6 同註4, 29-30。
- 7 康謳主編(1988)。大陸音樂辭典, 600-601。台北：大陸書店。